

冬夜烫“花头”

■刘平安

那夜,我逛到旅馆附近的一条巷子。在灯火阑珊的深处,一家冒着白烟的铺子,吸引了我的目光。烟雾中,推拉门贴着的“理发”二字若隐若现。在冬天的晚上,昏黄的灯光照着屋内飘出的热气,温馨而亲切。

一位老大爷躬身从火盆抽出一个烧得通红的铁杆,右手夹一半杆子,往水里一泡,左手再把泡凉的一端,用布稳稳拿住。他用热的一端杆子,在客人头发上来回滚动,“吡啦啦啦”的声音听着很舒服。就这样,头发被烫出花来了。大爷边熟练地用钢梳清理头发,边同客人说笑。

我拿出手机,想记录下这美好的场景。正巧,我与老大爷的目光撞上。他对我一笑,笑得毫不设防,笑容是那么纯粹。他说,天冷,不烫头也可以进来烤烤火。

他估摸着有七十多岁了,身穿一席泛黄的白大褂,须发浓密如雪。老大爷很健谈,我进去后,他一边烫着头,一边跟我聊天。

看着烫头的场景,不禁又让人有些担心,心里嘀咕着,千万别烫到头皮。可大爷的手稳得出奇,丝毫不比现在理发沙龙的年轻师傅逊色。摸摸头发,我也忍不住让老大爷帮我烫烫。

铁杆的温度还能接受,头上一股股热浪,赶跑了凉意,温暖的感觉让人昏昏欲睡。突然,老大爷拍了拍我的肩膀,问我做了什么美梦,口水都流出来了。我们哈哈大笑起来。

老大爷的头烫得很好,长短正合适。头发被烧灼后,粘连在一起的小疙瘩,像多年前蓬松的小波浪头,记得家乡称为“花头”。大爷帮我冲洗的时候,我和他聊起了“花头”。他问我是不是墙上照片里那个发型,我歪着头,看到照片里一位年轻的姑娘,笑容甜美,抱着本书,头发正是我记忆里的“花头”。

那是老大爷的女儿,如今在别的城市安了家。大爷本不会做这种流行的造型,因为女儿喜欢,才去理发沙龙做了一个月学徒,把造型的手艺学到了。很长一段时间,女儿的头发都是他亲手设计的。女儿远嫁后,大爷也接一些造型的活儿。远近的人都知道,大爷只收成本价,几十块钱做的头发,绝不输美发店里花几千元做的造型。

大爷很高兴我能陪他聊天,把我的理发钱也免了,让我就当是体验了。离开时,昏黄的灯光一直暖暖地照着,爷爷站在门口微笑着朝我挥手再见。尽管巷子深,地方窄,陈设旧,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善意,却让一切柔软亲切起来。



【冬天的韵味】

雪花翩跹,一定有一些会飘落进人的生命里,令人感慨不已。田野苍茫,有许许多多的生命在泅渡寒冬,只为抵达春天,焕发生机,使人赞叹不已。鸟雀啁啾,仔细聆听,会听出或欢乐、或寂寞、或苍凉的心灵呢喃……

——刘代领

【全家福】

我们把幸福美好的瞬间定格成全家福,就是定格我们心里闪光的爱,更是定格我们对幸福生活的感恩之情。这种精神上的愉悦,远远胜过物质上的满足感,是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。

——谢尚园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 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大肉面】

每一根面条,弱似春绵,白若秋练。它们的前世只是一捧面粉,此时却华丽转身,一副弱柳扶苏之风范。清汤白面上,飘着点点葱花,此时的葱花,已经脱掉了在菜摊上一元一把的俗气,变得清新雅致,翡翠点点,使一碗白汤面有了春江花月夜之境。

——钱春华

巷子里的小卖部

■韦金铃

小时候,我曾天真地希望家人是经营小卖部的,那样我就可以放肆吃零食了。懂事后,我依然觉得小卖部很亲切。它们会出现在街头巷陌、偏僻的村庄里。店里摆着亲民的小商品,以便宜的价格出售,为居民提供便利。

搬到城中村之后,我成了附近小卖部的常客。小卖部由一对温和热情的年轻夫妇经营。除了卖杂货以外,它还是快递的代收点、网络买菜平台的提货点。看店的是老板娘。她每天在店里照看年幼的儿子,同时收货、码货,帮我们找快递、清点菜品,有时还骑着电动车给客人送桶装水。

我几乎每天都去那里拿菜,渐渐地,和老板娘熟络起来。从此,我们每次遇见都会简单地打个招呼。

我曾经在不同的地方租房住,也时常到固定的市场、小超市买菜,但是从没认识过谁。与附近的店家成为熟人,这还是第一次。然而,我没有期待什么。毕竟,我早已习惯在大城市里独立生活。

直到那个深夜,与我合租的朋友因为着凉而发烧了。

晚上 11 点多,我赶紧穿上厚衣服出门买药。附近的商铺关门都比较早,也没有 24 小时营业的药店。如果买不到药,只能去医院。叫车倒不难,可我一个人背不动她,司机肯帮忙吗?万一不肯,只能叫 120 了……我一边胡思乱想,一边看着手机地图狂奔。然而,跑了三个药店,发现都已打烊。



我只能无奈地往回走。街道和白天时的喧嚣完全是两样。冷风扑面,头发散乱。刚才跑得急,我感觉不到冷。现在慢下来,背上的汗黏在贴身的衣服上,被风一吹,身上一阵热一阵冷,非常难受。

“这么晚了,你才下班呀?”随着我走进巷子,一道明亮的光芒映入眼帘,还听到老板娘打招呼。她很快熄了小卖部的灯,去拉卷帘门。我赶紧问:“姐姐,你有退烧药吗?我朋友着凉发烧了。小朋友的……也行吧?”

“没有。”听她这么一说,我就准备走了。但她拉住我,指指电动车,说:“带你去一家药店吧,不远。我朋友刚才说在店里看电影呢,现在应该还没看完。”

那家药店果然还在营业!等我买到药,老板娘又用电动车载我回到住处。朋友服药一个半小时后,体温恢复正常。她感谢我说,幸好有你。我笑了,幸好我们经常去小卖部拿药。

以前,我总感受到漂泊在外的寂寥。朋友说,如果和经常接触到的人变得熟悉,那就不一样了,比如卖肠粉的阿姨、切猪肉的叔叔、在超市收银的小妹……现在我终于明白她话里的含义了。

巷子里的小卖部,早已成为我熟悉的地方。由于日积月累的情谊,老板娘也在那个寒冷的深夜里,向我释放了非常温暖的善意。

楼上的笛声

■李志宏



楼上搬来了新邻居,是一家三口。除了早中晚三餐时有些动静外,似乎都不着家。可是最近,不时听到楼上传来笛声,每次都在半小时左右,明显是刚开始练习,声音尖锐走调。虽说持续时间不长,可还是打扰了我的午休和晚觉。

我是喜欢安静的人,一有吵闹的声音就会耳鸣头晕。原先还心里窃喜搬来个好邻居,现在每次笛声响起,我就没来由地烦躁,愤愤地说:“肯定是楼上的熊孩子,不行,我得去当面警告他。”妻子一把拉住我说:“没准是暂时现象。俗话说‘远亲不如近邻’,别伤了和气,等我去了解下情况再说。”

妻子回来后,眼眶红红的,我忙问是咋回事。妻子说:“楼上住着一家三口,孩子上学,父母打工。最近,母亲生病在家休养,要做手术,需要一大笔钱,父亲兼了几份工难得回家。孩子放学做饭,母亲病痛的时候,孩子就吹笛子给她听。”我一听,火气消了一大半,长叹了一口气。

以后的日子里,笛声继续,孩子的吹奏水平也有了长进,不再总是一个调,长音短音,抑扬顿挫起来。不知不觉中,我习惯了,听完那笛声,便会很快地睡去。

这几天突然失眠。我一想,原来是几天没听到笛声了。我问妻子,妻子挤出一句:“孩子的母亲走了。”我默然,没想到是这个结局。

今天,楼上又传来笛声,声音悠扬婉转,从墙壁可以直接透到心里。我从没想到笛子的声音居然会如此悦耳动听,忍不住去敲门。一个中年男人打开门,男子身材魁梧,黑红的脸上有明显的鱼尾纹。

他朝我憨笑,说:“大哥,前些日子孩子吹笛子,影响您休息了吧?”“没有的事。知道我年轻时是干什么的吗?矿山上开炮采石的,那轰隆巨响都镇不住我……”

中年男子嘿嘿笑着,用手挠挠头:“孩子说,他妈妈一听他吹笛子,脸上立刻就会露出笑容,身体也不觉得痛了……”

我克制住眼里的泪花,说:“是个好孩子,懂事……孩子呢?”中年男子说:“孩子住校了,我也准备搬到学校附近。今天回来吹一曲,权当给孩子他妈听,都怪我平时太忙……”

回到家,我对妻子说:“给我买根笛子吧,我也想学学。”

投稿邮箱:czwbsw@sina.com
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